

文章编号: 1673-0453(2011)03-0070-09

论 9·11 后巴美对恐怖主义的认知与政策演变

安高乐¹, 吴 明²

(1.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南充分公司,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 要: 9·11 事件是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恐怖主义的认知, 改变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以及对南亚地区的政策, 也改变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走向和美巴关系。面对美国要把巴基斯坦炸回到旧石器时代的威胁, 穆沙拉夫政府权衡利弊, 根据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调整了美巴关系, 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

关键词: 美国; 南亚地区; 巴基斯坦; 恐怖主义; 反恐战争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9·11 事件是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恐怖主义的认知。美国认为, 自冷战结束以来,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尖端技术和恐怖主义的结合构成了对美国的最大威胁。在安全战略方面, 美国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消除恐怖主义和打击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认为宗教极端主义者和基地组织应对 9·11 恐怖袭击事件负责, 并要求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交出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由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拒绝交出本·拉登, 美国决定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没有巴基斯坦的支持, 对阿战争很难取得胜利, 所以美国改变了其全球反恐战略, 改变了南亚地区政策, 也改变了对巴基斯坦的政策走向和美巴关系^[1]。面对美国要把巴基斯坦炸回到旧石器时代的威胁, 穆沙拉夫政府根据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权衡利弊, 认为巴基斯坦通过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 可以化解美国和印度的威胁, 避免国际社会的孤立; 可以获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 同时有助于推动穆沙拉夫政府的世俗化改革。所以巴基斯坦调整了美巴关系, 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

一、美国对恐怖主义的认知

(一) 9·11 事件后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新认识

9·11 事件无疑是一个界定历史阶段的事件, 这起历史上最致命的恐怖袭击在美国人心理上所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世贸大楼的倒塌和近 4 000 人的死亡。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很多政治领袖和学者们的深刻反思: 美国到底做了什么, 才导致这一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敌视情绪? 他们试图找到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早在 9·11 事件之前, 他就已经指出, “冷战结束后, 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种族、宗教和以文化价值为分界线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孕育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① 同时, 亨廷顿还在该书中明确指出: “在冷战后时代的世界中……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下次世界大战, 如果有的话, 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② 这些论述让人们不得不为亨廷顿敏锐

收稿日期: 2011-05-11

作者简介: 安高乐(1974-), 男, 满族, 贵州金沙人,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大国关系及地区安全研究。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Summer 1993.

②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Summer 1993.

的目光和鲜活的思想折服。文明之间的差异为什么会引起冲突？对此，亨廷顿进一步归结为，与冷战结束相伴随的政治忠诚取向的深刻变化是产生冲突的根源^①。

亨廷顿在著作中提出：冷战的结束形成了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最重大的历史分界线，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开始让位于对文明的忠诚。笔者在《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浅析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及解决办法》一文中也曾经分析过亨廷顿的观点：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中，伊斯兰民族最容易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同时，在美国国防部所列举的恐怖群体和恐怖主义领导人中，几乎都是穆斯林民族，而这些穆斯林人大多都是阿拉伯人，其中一些非阿拉伯群体和阿拉伯群体（或者阿拉伯穆斯林领导）也曾经一起执行过恐怖袭击。2005年的别斯兰大屠杀就是穆斯林群体跟阿拉伯群体（准确地说是沙特）一起制造恐怖事件的例证^[2]。在亨廷顿的著作中，列举了很多这类冲突，如“波斯尼亚人对科索沃人，土耳其人对希腊人，车臣人对俄罗斯人，孟加拉国穆斯林教徒对道教徒，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穆斯林对当地华人，泰国穆斯林对自己的佛教徒政府，穆斯林东帝汶政府镇压天主教印度尼西亚人，乍得和肯尼亚、坦桑尼亚穆斯林袭击尼日利亚的基督教徒”^②。

（二）美国本土安全观及对巴基斯坦的政策转变

冷战期间，美国一直以苏联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威胁来源和作战对象，恐怖主义的威胁还显得不甚明显，美国政府的反恐理念一直是利用一切合法手段保护美国境外的外交和军事设施。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认为“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取代了大国间使用核武器的威胁”^[3]，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开始在美国战略层面上受到重视，因此“反恐”战略演变为制止恐怖主义者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9·11袭击事件唤起了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新认识，美国总统布什于2002年9月17日签署了第一份《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面介绍了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安全威胁来源的变化，勾画出了未来几年内美国安全战略的方针、路线、目标和举措。《报告》指出，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威胁的凸显，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实际上是把“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看作主要现实对手，以反恐为中心。《报告》声称，与过去相比，美国的潜在威胁不是来自“侵略性国家（the conquering country）”，而是来自衰败国家（the failed country）”^③。《报告》称，“美国面临的严重危险在于极端主义和技术的结合”，“美国最优先的重点是铲除全球恐怖主义组织和庇护恐怖主义的政权”，“这场战争是在多条战线上对付琢磨不定敌人的持久战”^④。根据《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认为其潜在的和现实的主要威胁已由传统的“侵略性”国家变成了恐怖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因此美国本土安全战略已由对传统的强大敌对国家的遏制转向“反恐”^⑤。

其实，早在该《报告》出台之前，双子大楼的悲剧和国际反恐联盟的形成已经使美国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南亚地区。根据美国的看法，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应对纽约双子大楼所遭受的袭击负责。由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拒绝交出本·拉登“绳之以法”，并为本·拉登和他的组织提供了避难所，美国决定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4]。

要赢得对阿富汗战争的胜利，美国遭遇与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相似的困境，那就是怎样才能到达阿富汗。就到达阿富汗的路线而言，尽管21世纪和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区别，但美国意识到巴基斯坦在向美国提供执行战争合作方面是一个关键的国家。通过中亚到达阿富汗的新路线也可供选择，但对美国来说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过于重要，以致不能忽略。“事实上，尽管像印度这样的地区性国家不会浪费任何向美国提供全面合作的机会，并会主动提供各种便利，但美国还是把巴基斯坦列入支持和合作的名单。”^⑥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巴基斯坦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第二，巴基斯坦和塔利班的长期特殊关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Summer 1993.

② David Meir-Levi, Terrorism: The Root Causes, FrontPageMagazine.com | 11/9/2005.

③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1.

④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1.

⑤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1.

⑥ Dipanker Banerjee and Gert W. Kueck, "South Asia and War on Terrorism", India Research Press, 2003, p40.

系;第三,巴基斯坦可以提供后勤支持;第四,巴基斯坦可以提供情报支持;第五,巴基斯坦可以提供军事支持。

二、巴基斯坦对美巴联合反恐的认知

在1994年,巴基斯坦是塔利班的制造者和支持者。但是,双子大楼的悲剧让巴基斯坦发现,除了修改其亲塔利班的政策和美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之外,自己并没有其他道路可供选择。一方面,对穆沙拉夫来说,维护国家重要利益并阻止印度利用当时的形势捞取便利是必要的和明智的决定。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上也需要有新的举措。据《美巴关系:苏联入侵阿富汗》(*US-Pakistan Relations: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一书的作者指出:“新近的形势表明,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在(巴基斯坦)政府和民选政府之间很难达成一致的认同,而事实证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政策是不成熟和错误的,军事精英支持在克什米尔的战斗是愚蠢的,应该停止。”^①他进一步批评道:“坚持执行这样的外交政策毫无出路可言,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提出质疑——为什么巴基斯坦会为精英的罪行和愚蠢付出代价?错误已经延续了十年之久。”^②9·11事件之前的6年里,塔利班得到了巴基斯坦的武器、粮食供应和人员培训,但是反过来,该组织却利用“圣战组织”潜入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和巴基斯坦穆斯林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美国的主要目的是极力支持“圣战组织”,用来抵抗苏联占领阿富汗。但事实表明,激进组织与退休和在职的巴基斯坦军事将领、三军情报局三者之间开始了进一步的密切合作,他们在阿富汗恐怖主义的支持下转而支持伊斯兰激进组织。根据拉希德·阿玛德(Rashid Ahmad)的观点,“三军情报局的高官曾经担任过塔利班部队军事顾问,并且指导反对反塔利班联盟的战斗。一

些三军情报局的官员非常忠诚于塔利班和本一拉登及其强硬的伊斯兰意识形态。”^③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一直为与北方联盟作战的塔利班提供武器、弹药和燃料,三军情报局则充当了这一“主要通道”,同时,中情局的官员还担任着塔利班的军事顾问。“事实上,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允许在阿富汗进行宗教传播,以便遏制共产主义。”^④中情局向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提供护照,以便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建立上百个宗教组织,以提高杰哈德(圣战)文化对苏联的抵抗能力。然而,苏联撤出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却变成了恐怖主义的中心。成立之初,塔利班就执行对伊斯兰教狭隘理解的政策,旨在摧毁阿富汗的历史传统。

9·11事件之后,巴基斯坦在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上面临着严峻的选择。

(一)源于印度、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威胁

巴基斯坦首先面临的是源于夙敌印度的威胁,如果印度在向美国提供很大帮助后获得优先选择权,就可能赢得这场在国际社会中孤立巴基斯坦的外交博弈。其次是来自美国的压力,正如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一度发出的威胁——“要把巴基斯坦炸回到旧石器时代”^⑤。

穆沙拉夫政权决意支持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这一历史性的决定让印度鹰派和美国官员大大感到意外,因为正是由于对本一拉登的不同态度,美巴关系一度陷入僵局。就在1998年,由于不想冒犯沙特阿拉伯,穆沙拉夫曾拒绝美国的要求,没有执行针对本一拉登的行动。1999年10月12日,穆沙拉夫推翻谢里夫政府时,克林顿政府对穆沙拉夫的军事政变反应十分强烈,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美国是对穆沙拉夫阻止针对本一拉登的突击行动的反应。”^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克林顿政府计划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陆军参谋长杰汉吉尔·卡拉迈特(Jahangir Karamat)的支持下,采取针对本一拉登的行动,作为交换条件,美国答应取消对巴基斯坦的制裁。到

①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p248

②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p248.

③ John F. Burns, “Pakistani Leader Stands at Dangerous Crossroad”, *The New York Times* (13 January 2002); *The Time of India* (12 October 2001); *Washington Post* (24 November 2001).

④ Douglas Jehl, “Pakistan cutting Its Spy Unit’s Ties to Some Militant”, *The New York Times* (20 February 2002).

⑤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81844/node81849/node162773/u1a2339355.html>.

⑥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p249.

1999年秋,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训练并装备60名突击队员,拟在阿富汗抓获或者杀死本·拉登。“该行动在1999年10月12日被迫流产,因为穆沙拉夫上台后,拒绝答应该行动继续进行下去。”这一事件被“亲印”的美国院外集团大加利用,形成了反对穆沙拉夫的势力。这些游说人士把巴基斯坦描绘成滋生伊斯兰好战者,包括诸如虔诚军(Lashkar-e-Taliban)、佳什·阿·穆罕默德(Jush-a-Muhammd)等组织的国家。9·11事件后,美国“亲印”院外集团认为,该是布什宣布把巴基斯坦列为“恐怖主义”国家的时候了,“因为巴基斯坦是塔利班和原教旨主义集团的真正始作俑者”。根据西方的消息来源,布什政府受到了“亲印”院外集团的影响,用粗鲁的方式向穆沙拉夫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拒绝遵从,他将面临惩罚。”^①但穆沙拉夫深知,如果他同意美国的条件,他将不得不考虑军队、毛拉(宗教领袖)、上百万的部落居民和把本·拉登视为英雄的伊斯兰好战者的强烈反对。不管拒绝还是同意,他都将面临冲突和流血。穆沙拉夫面对的是极端困难和复杂的形势,因为他必须以国内的反对为代价来支持美国。“如果不支持美国,将会加速孤立和分裂巴基斯坦、加强宗教学校的势力,使世界的观点抉择性地向印度倾斜——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可选择的、灵活的打击敌人的路线。”美国既可以打击阿富汗,也可以打击巴基斯坦。为了避免使巴基斯坦陷入这种被动的局面,一些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官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由于他们曾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期间和巴基斯坦一起合作并形成紧密的关系,2001年,这些人大多还供职于布什政府,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来缓和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行动,竭力帮助布什政府和巴基斯坦建立关系。更重要的是,穆沙拉夫及时而果断的决策,加上美国的巴基斯坦院外游说集团的努力,美国印度院外集团的企图最终被消解,巴基斯坦站在了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一方。

(二)可以预见的巨大利益

对巴基斯坦来说,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将为

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同时与美国合作也有利于巴基斯坦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穆沙拉夫支持美国主导的旨在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反恐战争,他向布什总统保证将在这一行动中与美国积极合作^②。他宣称,巴基斯坦现在面临自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出去之后最严峻的形势考验,需要根据国家的最大利益来做出决策,“任何错误的决定都可能导致国家面临灾难性的后果”^③。穆沙拉夫向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帮助,“他声称巴基斯坦为能在国际社会取得一席之地而感到骄傲”^④。

分析起来,除了迫于美国的压力之外,巴基斯坦之所以支持这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主要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

1. 希望借此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

考虑到因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而带来的很多困难,美国向巴基斯坦做出了承诺,答应给予巴基斯坦长期的支持。虽然许多美国高级官员对穆沙拉夫最终是否能与美国合作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穆沙拉夫会打击自己一度支持和帮助的塔利班政权,但是布什政府事实上取消了自1998年巴进行核试验和1999年军事政变以来的所有制裁。

对穆沙拉夫和他的政权而言,美国的经济援助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针对巴基斯坦面临的经济困境,美国利用自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发言权,使该组织答应修改巴基斯坦的预算赤字,使其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提高到5.7%^⑤。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敦促巴基斯坦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答应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的经济复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主任霍斯特·科福勒(Host Koflay)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给予巴基斯坦全面的财政支持,他希望穆沙拉夫的减贫计划能够成功,这有助于改善巴基斯坦的经济状况。同时,美国将把巴基斯坦所欠债务从28亿美元减少到18亿美元^⑥。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不仅加快了巴基斯坦的经济

①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p250.

② “Why the U. S. Anti-Terror War is a Crisis for Pakistan”, *The Times* (15 September 2001).

③ Pakistan president assures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US fight against Taliban, *The Dawn* (30 September 2001).

④ Pakistan president assures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US fight against Taliban, *The Dawn* (30 September 2001).

⑤ “Pakistan resident assures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US fight against Taliban”, *The Dawn* (30 September 2001).

⑥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1.

改革,而且给该国经济带来持久的影响。

为了创造一个更宽容和有前途的社会,教育获得了更大的关注。美国政府热心鼓励穆沙拉夫的教育和社会改革,并且宣布了旨在帮助穆沙拉夫把巴基斯坦朝着民主和温和的穆斯林国家转变的一揽子计划。为此目的,布什政府向巴基斯坦2002—2003财年提供了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1亿美元用于教育,另外3400万美元用于消除巴基斯坦落后地区的饥饿和贫困^①。这一举措由美国的多种机构支持,包括美国对外援助机构、国务院、劳工和教育机构。第一年核心计划的2800万美元主要集中用于课程开发、教师培训和俾路支省和信德省的信息技术传播。教育部拟拨出可支配的80万美元赠款帮助校区使用技术,以促进美国和巴基斯坦学校之间校际交流。通过“友好教育计划”,美国私立学校拟向巴基斯坦联系学校投资65万美元赠款,用于2002、2003和2004财年消除童工现象,为旁遮普省的青年提供职业培训^②。

美国为巴基斯坦2002年10月的立法选举提供200万美元的技术支持,包括选举专员、国内观察员和政治政党的监督员的培训。美国政府支持巴基斯坦的多边发展计划,为达到此目的,美国政府决定重开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这将集中于诸如教育、卫生和人力开发等优先领域。布什政府同意扩大和巴基斯坦移民和通讯等科学和民用领域的合作。美国也同意增加接近1.42亿美元的巴基斯坦服装出口市场准入^③。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解释道,美国国会 will 正式批准减免巴的债务,这向其他捐赠者发送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在这一方面,美国总统和国会都支持减债。由于巴基斯坦参与反恐,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出口目标从100亿美元减少到85亿美元,进口目标从110亿美元减少到100亿美元,GDP增长率从4%降到3.2%,储蓄目标从5.4%降到4.9%^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巴基斯坦的建议并同意其修改目标计划。同时,巴基斯坦

要求美国提供纺织品的出口市场准入。由于中止或取消订购,巴基斯坦对美国 and 欧洲出口分别遭受了11亿和14亿美元的损失,从2002年1月,欧盟提高了巴基斯坦纺织品出口配额的15%,以取代过去的10%,减少巴基斯坦其余出口产品的出口关税^⑤。巴基斯坦向欧盟纺织品工作组提交了进出口计划、赤字和储蓄年度计划,并向委员会提出,美国遭到9·11袭击之后,巴基斯坦修改了目标计划。巴基斯坦总出口的大约66%主要是棉花和纺织品,其中服装差不多占45%^⑥。此外,在现有的纺织品配额机制下,巴基斯坦和在市场上可提供的14种产品之间形成竞争,取消制裁可使巴基斯坦的棉花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将受到鼓励从而提高援助水平。通过建立联合经济论坛,美巴两国政府同意使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讨论机制化,允许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向巴基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⑦。这将提高美国在巴基斯坦私营企业的信心。

总体看来,巴基斯坦并不满意它在该地区的战略转变带来的有限回报,经济学家分析道,美国的一揽子计划口惠而实不至。考虑到巴基斯坦凋敝的经济状况以及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经济学家把美国一揽子援助计划的成效描绘得相当令人失望。巴基斯坦的期望包含:实质性地取消双边债务28亿美元;增加其服装进入美国的市场准入;像欧盟所提供的那样,向巴基斯坦提供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帮助实施发展计划;恢复1991年前的防务关系等。美国2003年的一些划拨,包括对巴基斯坦的2亿美元的援助赠款只是一张空头支票(除了10亿美元的债务勾销外)。2003年,布什总统邀请穆沙拉夫参加戴维营会谈,并宣布了在5年内向巴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每年大约达到6亿美元^⑧。根据巴基斯坦《国民报》的评论:“巴基斯坦每年将得到3亿美元,这对美国来说是一小笔钱;就帮助巴基

①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1.

②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1.

③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2.

④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2.

⑤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2.

⑥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2.

⑦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2.

⑧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3.

斯坦反恐、在反恐过程中冒险疏远部分国民,也由于出口减少而遭到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等各方面而言,这简直是杯水车薪。”^①不仅仅是在经济支持的力度上让巴基斯坦感觉失望,更重要的在于这些许诺的落实问题。在巴基斯坦看来,这些计划毫无希望,因为就其内容、期限和条件而言,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都是不确定的。所答应给予的债务减免也不是完全的债务勾销,而是通过降低利率和延长偿还债务期限的形式,可能最终是在期限结束时免除10亿美元。另外,令人失望的是贸易衰退。配额提高只适用于一部分商品,而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商品,一些纺织品配额和巴基斯坦要求的一些出口商品优惠关税并没有得到同意。但是,不管怎样,虽然一揽子计划的直接利益可能不会引人注目,但是它对经济的间接影响将会非常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态度有所软化,所以总体而言,巴基斯坦的经济环境将得到大幅改善,国内外投资将会回升^②。

2. 美巴“反恐”合作——提升巴基斯坦军事实力的途径

9·11事件之后,美国再次把巴基斯坦军方看作是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巴国军队是最有效率和现代化的部队,是政府的脊梁。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军队的纪律和团结,穆沙拉夫才能够力挽狂澜,维护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基于这点,美国政府决定扩大防务合作,在2003年向巴基斯坦提供100万美元,用于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两国同意重新建立防务咨询组,以讨论军队对军队之间的关系,就法律的实施建立联合工作组,以便在反恐和反毒品方面提高协调性^③。此外,“美国在2003年财年9月之前向巴基斯坦提供监视飞机C-130、P-3C、毒蛇和休伊(Heuy)直升机,以加强西部边境和阿拉伯海的边界安全形势。”^④2004财年主要用于通讯系统,包括地对空无线电装置,以提升和美国军事的对接能力,同时提供

P-3C飞机,对海上进行空中监视,以帮助跟踪海上毒品走私和基地组织的密探。美巴也加强诸如在天气预报、移民和通讯等科技和民用领域的合作。美国答应继续出售军事装置,边界安全工具(包括直升机)、情报收集工具(包括现代雷达系统)将列入优先考虑。但是,尽管巴基斯坦非常需要,美国仍然不愿出售自己最先进的飞机F-16战斗机。

此外,基于1971年以来巴基斯坦和它的核邻居印度的僵持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允许巴基斯坦增加国防预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消息来源,巴基斯坦要求增加100亿卢比的国防预算,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原则上只同意80亿卢比^⑤。“布什政府同意和巴基斯坦恢复军事合作,包括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在这个层面上,随着制裁的取消,大量的军事订单将得到启动。”^⑥巴基斯坦需要空中武器和高技术轰炸机,对巴基斯坦希望获得美国武器和恢复军事领域的合作,美国官员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根据穆沙拉夫总统的说法,巴基斯坦希望获得美国武器主要是形成对印度的威慑,形成军事平衡。他声称,印度的国防预算高于巴基斯坦,从1999年到2000年,印度的国防预算增加了28%,2000—2001年增加了14%,2002—2003年增加了11%,2004—2005年又增加了7.8%^⑦。印度从世界各国进口武器,它的武器装备更加完善。所以,巴基斯坦希望通过和美国的反恐合作,提高自身的军事能力。这是一项势在必行的计划,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3. 推动穆沙拉夫政府的社会世俗化改革

许多人将穆沙拉夫与巴基斯坦开国之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相提并论,称他为第二个真纳,“穆沙拉夫想把巴基斯坦带到一个比较温和、进步和西化的社会,并想让巴基斯坦成为一个世俗国家”^⑧。他决心恢复国家根本的世俗传统,根除使国家瘫痪的腐败,清除使国家处于崩溃边缘的恐

①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3.

②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3.

③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4.

④ The News (Rawalpindi) 25 June 2003.

⑤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4.

⑥ See USA News (15 February 2002); and PBS News (14 February 2002).

⑦ See General Pervez Musharraf interview with Newsweek (February 2002), pp11-12.

⑧ See General Pervez Musharraf interview with Newsweek (February 2002), pp11-12.

怖极端主义势力。2002 年 2 月 12 日,穆沙拉夫向全国发表讲话,称世界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巴基斯坦将向西方主流靠拢,拒绝恐怖主义和神权政体,严厉指责那些歪曲穆斯林以达到个人目的的行为,号召巴基斯坦停止塔利班化。他禁止了 5 个最臭名昭著的宗教组织,并宣布逮捕 2 000 名好战人员,清真寺被告知受到政府的监控,如果利用学生来促进恐怖主义活动将被关闭,并且宗教学校将被带入现代教育体系。他乐观地保证:“巴基斯坦将不会被用作恐怖主义的基地,并且我们也反对巴基斯坦境内外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从事克什米尔这一事业的后面,禁止任何组织被用来使恐怖主义永久化。我们将采取严厉的行动限制在国内外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巴基斯坦人。”^①穆沙拉夫称宗教极端主义(包括激进的宗教派别和日益增加的支持国际圣战的活动)“为国中之国”,必须予以禁止。他还重新给出了巴基斯坦国家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一度由于宗教势力的垄断而消失了。事实上,“对伊斯兰教的迷恋和利用导致了 1971 年东巴基斯坦分裂,同样也摧毁了国家精神和物质的团结。”^②东巴的分裂留给人们一个教训,即国家主义不能通过迷信的思想获得,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使国家建立在极其脆弱的基础之上。此外,事实证明,伊斯兰教不是巴基斯坦的道德推动力,因为它不能加强民主政治机制,也不能成功地维护国家的安全,所以穆沙拉夫提出了新的国家认同。他强调:“我们必须铭记我们是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是我们的认同,我们的祖国……‘巴基斯坦’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土壤。我们需要除去社会的极端主义,并且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伊斯兰教要求我们宽容并和谐,如果我们要很好地服务于伊斯兰人们,我们首先必须使巴基斯坦国家强大。想要成为国际社会中有责任的进步的一员,这是唯一的方法。”^③

穆沙拉夫的新政策相当于对巴基斯坦国家身份认同的一个重新界定。自独立以来,在维持一个统一国家还是维持一个分离的国家这种认同上,巴基斯坦面临着持续的危机。事实上,伊斯兰

认同通常被统治精英用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性”,或者使他们的统治长久化,最终宗教寡头加强了对人民和国家的统治。统治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齐亚·哈克给予穆斯林神职人员、宗教学校和清真寺大量的赞助,并鼓励整个国家采用伊斯兰法律。齐亚·哈克声称:“巴基斯坦和穆斯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国家的生存只能依靠一样东西,那就是应该保持意识形态的穆斯林国家,如果那一意识形态消失了,那么巴基斯坦的存在就不再有合法性。”^④因此,从一开始,他的统治者就没有把巴基斯坦当作一个地缘实体,而是当作一个意识形态实体,这一实体并不局限于巴的领土,而是旨在扩展到南亚地区大多数穆斯林地区。1999 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穆沙拉夫,似乎要把巴基斯坦带回到更世俗的认同,这种认同不能光靠武力来执行,它需要政府利用资源来鼓励宗教学校和组织接受宽容和世俗的教育价值。所以,穆沙拉夫政府努力获得对宗教学校的较大控制。这些努力包括:在学校实施广泛和现代的教育课程;登记所有当地和国外的学生;强迫他们割裂与极端宗教培训基地的关系;宣传并推荐西方宗教学校的资金来源、审计体系等运行模式;审查和驱逐“受嫌”学生;取消受嫌疑宗教学校的注册。这些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初步的成效。巴基斯坦政府有足够多的资料表明,全国至少有 115 所不同教派的宗教学校从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利比亚、伊拉克和英国获得国外财政支持^⑤。过去,这些宗教学校可以被视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极端组织培训基地,它们的毕业生在巴基斯坦本土制造混乱状态,同时也是塔利班的补充力量。在对印度战争中,这些学生一直被巴基斯坦公开利用来破坏印巴围绕克什米尔的和平谈判,结果暴力组织把它们的触角伸向了巴基斯坦整个社会。更有甚者,在巴基斯坦,宗教黑手党或激进联盟似乎比警察和情报服务更有影响,警察和情报系统本身也受到犯罪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的渗透。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9·11 事件后,穆沙拉夫转而与美国合作,中止了向塔利班提供的军事援

① The New York Times (13 January 2002).

② Neil Joeck, "Maintaining the Nuclear Stability in South Asia", *Adelphi Paper*, No. 312 (London: IISS, 1997), p37.

③ President Pervez Musharraf's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12 January 2002, *The Dawn* (13 January 2002).

④ Navnita Chadha Behera, 'Perpetuating the divide: Political abuse of history in South Asia,'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 5, No. 2 (1996), p193.

⑤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7.

助,开始搜捕恐怖主义的领袖本·拉登。穆沙拉夫解除了三军情报局局长阿迈德将军的职务,重新任命自己坚定的支持者哈克将军接任这一职务。分析家认为,这一重要行为表明:穆沙拉夫决定改造三军情报局,他解除了中级官员中和塔利班共事的原教旨主义者,在军事高级指挥系统内实行改造,解散了两个与阿富汗和克什米尔伊斯兰好战者有密切关系的情报系统。穆沙拉夫决定和西方结成联盟,减少与克什米尔地区伊斯兰好战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这一行动可能导致所任命的三军情报局(三军情报局主要从军队抽取人员)内40%人员的变化。”^①被裁减的人员数目可能达到4000到10000,他们可能被指派回到原来的军队单位中去。“所有与塔利班及克什米尔民兵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三军情报局和部队高级军官都被调职。”^②美国要求穆沙拉夫政府“面试”一些官员,以便更多地了解他们和本·拉登的关系,美国的要求得到了巴基斯坦的考虑。结果,阿富汗组织被彻底取缔,克什米尔组织被削减成搜集情报的小分队。但是,对穆沙拉夫政府来说,要结束克什米尔地区的机构功能是困难的,因为在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一直犹豫是否要向印度控制地区的好战人员提供支持^③。不愿关闭克什米尔地区的组织有两个原因:巴基斯坦不相信印度会停止情报收集,并且还会采取行动反对它的主要对手巴基斯坦;第二,人民、军队和情报官员受到了失去东巴基斯坦的困扰,他们不能承受再失去克什米尔,因为克什米尔是巴基斯坦的生命线^④。

三、结 语

认知决定政策取向。冷战结束后,尤其是

9·11事件以来,美国认为其最大的威胁来自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先进技术的结合,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正是基地组织的幕后支持者,要想取得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后塔利班时代武装组织的反恐战争的胜利,巴基斯坦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塔利班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掌握着塔利班大量情报资料,有着特殊地理位置,加之又是公认的穆斯林世界唯一的核武器拥有国,所以美国把巴基斯坦当作反恐的前线国家和非北约盟国。对巴基斯坦来说,通过支持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巴基斯坦可以化解印度和美国的威胁,避免国际社会的孤立,获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还可以推动穆沙拉夫政府所倡导的社会世俗化改革,所以巴基斯坦选择支持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

参考文献:

- [1] 张力.“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略对南亚安全格局的影响[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23-29.
- [2] 安高乐.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浅析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及解决办法[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9(3):23-25.
- [3] 彭光谦.国际战略格局剧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J].美国研究,1993(4):7-22.
- [4] 张利军.布什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及美巴关系的前景[J].国际问题研究,2005(4):34-39.

(责任编辑:喻世华)

①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0.

②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0.

③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0.

④ A. Z. Hilal, *US-Pakist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250.

America and Pakistan's Cognition and Their Policy Evolution Towards Terrorism after Sept. 11th Attac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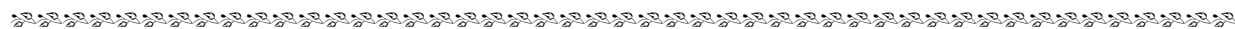
AN Gaole¹, WU Ming²

(1.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2. China Unicom Nanchong Branch,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China)

Abstract: September 11th attacks is one of the events that symbolizes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to the non-traditional one, and the attacks has to some extent changed America's cognition towards terrorism, changed America's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changed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in South Asia, and altered its policy tendency towards Pakistan and America-Pakistan relations. Confronting the threat that America would bomb Pakistan back to Paleolithic period, Musharraf's government adjusted the America-Pakistan relations in terms of Pakistan's maximized interests after valu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sides with America's counterterrorism in Afghanistan.

Key words: America; South Asia region; Pakistan; terrorism; counterterrorism



(上接第 69 页)

Judge Charisma and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Authority in Terms of Discretionary Power of Judges

LOU Zhengqia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Zhenjiang, Zhenjiang Jiangsu 212001, China)

Abstract: After a systematic research, Max Weber Proposed in terms of legitimacy three kinds of authority—namely, traditional, charismatic and legal-rational authority, among which, the legal authority is the governing idea and also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justice system to follow the rule of law. However, the judge's discretion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can not be ignored and misuse of discretion will shake the foundation of legal-rational authority. Therefore,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judges' personal charisma so as to fully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judicial authority.

Key words: judicial authority; judge's discretion; personal charisma